

質詢及答覆

你為什麼可以不曉得呢？你是這方面的最高主管機關啊！以前 P.U. 跑道剛在台灣鋪設時，也曾是討論的焦點。你知道 P.U. 跑道是什麼材質做的嗎？

唐科長德智：

塑膠纖維。

林議員瑞圖：

你錯了！是泡沫式橡膠。這個科長的位置，應該是由懂體育的人來管體育。我本身是運動員出身，從小就是代表隊。我問科長，他竟然不知道 P.U. 跑道是什麼材質。在招標時有規定含油量不能超過多少，你曉不曉得？

唐科長德智：

招標的部分不是由我們科裡負責。

林議員瑞圖：

但是含油量多少是由你們來管的呀！你知道 P.U. 跑道有含油量嗎？開車到加油站加油時是不是會有一種氣味，聞多了是不是會難過？那你知道 P.U. 跑道會產生什麼狀況嗎？

唐科長德智：

從媒體上有看到，如果溫度過高，會產生一種對人體有害的氣體。

林議員瑞圖：

你知道不知道是那種「毒」氣？

唐科長德智：

不是很清楚細目的部分。

林議員瑞圖：

我不曉得。

林議員瑞圖：

知道這個消息嗎？

唐科長德智：

現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歐美先進國家已禁用 P.U. 跑道，你知道這個消息嗎？

林議員瑞圖：

現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歐美先進國家已禁用 P.U. 跑道，你知道這個消息嗎？

教育局第五科唐科長德智：

科長，你是學什麼出身？所管的業務是什麼？

林議員瑞圖：

學的是教育，管的是體育和衛生保健。

林議員瑞圖：

現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歐美先進國家已禁用 P.U. 跑道，你知道這個消息嗎？

唐科長德智：

我不曉得。

林議員瑞圖：

我不知道。

長，我希望你回去能好好地研究一下。這個案件是中研院物理組和化學組的教授告訴我的，為什麼現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歐美先進國家都禁用P.U.跑道？雖然P.U.跑道是目前最能讓運動選手發揮到極限的場地，也是目前最好的，但是P.U.跑道會產生一種毒氣，化學名詞叫做「氮」，遇到陽光後蒸發在氣泡式橡膠內，揮發後會產生一種不明的化學物體，對學童會有什麼影響呢？

以前你用P.U.跑道有什麼感覺？

唐科長德智：

很抱歉！沒什麼感覺。

林議員瑞圖：

大概你是不知不覺吧！科學家說會影響到人，產生頭痛、頭暈的現象，甚至會影響到視覺神經，最嚴重是影響到肺部，抵抗力不足的學童可能會產生癌症。所以依榮民總醫院的實驗報告，在加油站工作的人最容易得肺癌。今天你身為體育主管機關，應該要知道這件事，四年前我已經提出來，國際間正密切注意P.U.跑道對人體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現在具體報告已經發表了，會讓人產生頭暈、偏頭痛，會影響視覺神經、肺癌等，甚至會讓學童食欲不振，這是有關民生問題，但也是教育應正視的問題。科長，你的意見如何？

唐科長德智：

謝謝議員的指導，我會花點時間在這方面。

林議員瑞圖：

是十分鐘、一個小時、還是多久？

唐科長德智：

對這部分，目前我不是很清楚，等我們收集到充分的資料，會向長官建議是否不要再用P.U.跑道。

林議員瑞圖：

但是P.U.跑道不只是用在學校而已，連幼稚園都有鋪設。法、德、美國的P.U.跑道研究中心，還不知道「氮」氣和陽光結合會產生什麼化學變化，也還未定名。請問三科科長，現在有幾所學校還在招辦用P.U.跑道？

教育局第三科鄭科長東瀛：

八十五年度有四十多所學校做好規劃工作，但是之前局裡也考慮到林議員所提的狀況，所以四十多所學校的招標工作已經暫時停止。

林議員瑞圖：

對，應該要暫停。

鄭科長東瀛：

我們還在研擬。

林議員瑞圖：

現在我們所作的P.U.跑道，產生的後果比國外還嚴重。第一，材質的問題，厚度本來是規定1.1至1.3公分，就是為了防止穿0.6公分的釘鞋而受傷。我跑過田徑，所以我知道。可是你可以去看廠商有沒有達到1.1公分的標準，八十四所學校中，P.U.跑道合格的有幾所？

鄭科長東瀛：

投標須知中有規定，也要按照規定驗收。

林議員瑞圖：

但是沒有達到1.1公分至1.3公分啊！怎麼辦？所以學生運動傷害增加。今天光會讀書是沒有用的，到時整個坐骨神經、骨頭、關節，都會因為在運動場運動而損壞，那學生不就因此報廢了嗎？

鄭科長東瀛：

我們也考慮到這點，所以今年的招標就停下來了。

林議員瑞圖：

那你告訴我，已經做好的八十四所學校的P.U.跑道，有幾所達到1.1至1.3公分的厚度標準？

鄭科長東瀛：

剛開始規格可能沒有訂到這個標準。

林議員瑞圖：

可是這是招標須知上寫的啊！

鄭科長東瀛：

那是指八十五年度。

林議員瑞圖：

局長，請你也密切注意。廠商很惡劣，在檢查的周圍是有達1.1公分左右，到中央變成0.9公分，你可以自己去檢查看看

化」，更容易釋出有毒物質。

目前在國內做P.U.跑道的廠商，沒有一家是合乎標準的，你們要求要符合IAAF（國際田徑總會）、或是CNS（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是DIA（德國國家標準）、或是ASTM（美國國家標準），但是有幾家是合乎標準呢？都是騙人的。

以前王昆和議員曾經質詢過，證明文件都是假的，來到台灣全都偷工減料。所以P.U.跑道除了有毒性，對學童身體健康、安全也有很大的影響。你們應該要拿出一套辦法，否則怎麼辦呢？

鄭科長東瀛：

針對剛才所提到的問題，我們已經停頓下來，之前的這些……

林議員瑞圖：

因為我怕質詢稿先被你們拿到，所以我故意寫成不明的化學物體，因為P.U.跑道是一種泡沫式橡膠，會產生「氮」，和陽光結合後會讓人產生頭暈、偏頭痛、視覺神經障礙、肺癌、食欲不振等問題。所以你們要告知這八十四所學校的學生注意身體的健康，或是把P.U.跑道全部拆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今年七月二十日已經開始拆P.U.跑道，可是我們台灣還是在用，你們說該怎麼辦？所以除了教育局在毒學生外，等一下我再告訴你一件更好玩的事。

鄭科長東瀛：

對於以前有設置的學校，我們再深入研究、了解，再找有關專家學者來了解。

林議員瑞圖：

你們需要多少時間？四年前我就和你們談過P.U.跑道，今天我又找中研院教授給我的證明，他們告訴我真的有毒，我也不能告訴你是那一個教授，否則廠商去找他怎麼辦？他們研究出來是真的有問題，你們說多少時間要改善完畢？告訴我一個明確的時間表。P.U.跑道是不是要拆掉？

鄭科長東瀛：

這是屬於政策性的問題，我不敢在這裡答覆。

林議員瑞圖：

可是你們要成立一個小組專門研究P.U.跑道。局長，你可不可以答應成立P.U.跑道對學童影響的專案研究小組？應該要著手去研究，不能放給議員去做，我還跑到中研究的物理組，還是因為山豬窟工程而認識這些教授，所以他們才會告訴我，

P.C. 跑道是不能用的，它會產生某種「東西」，導致一些學生近視加深，就像你們常說的，現在的學生體弱多病，像溫室的花朵，為什麼你們不研究病根在那裡？當然，P.C. 跑道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對他們也是直接影響，你們應該成立一個對P.C. 跑道專門研究的小組，這樣的校園設備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我所講的厚度問題，你們也要正視。何時能成立專案小組？半個月之內好不好？但是一定要邀請中研院的學者專家，如果需要拆掉，就一定要拆，對學生健康才有好處。

王議員昆和：

今天我想和局長探討一個基本問題，因為你是台北市的教育局長。最近，國內成立很多有線電視——第四台，譬如：中天、TVBS等，他們在報告新聞時，都講的很清楚，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不會像國民黨稱大陸為中共。因為我非常注意看這些新聞報導，外國的新聞報導從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共。局長，你看過第四台的新聞報導吧！你認為他們的報導正確嗎？

教育局吳局長英璋：

你指的是國家稱呼，這樣很清楚。

王議員昆和：

應該是正確吧！因為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今天我本來沒有時間來質詢，因為我女兒要參加選舉，但是這件事一定要釐清。現在台灣的青少年，包括大學生，甚至老年人、公務員等，把中國當成中共，把中共當成大陸，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問題，我看連政府高官都把這個政治名詞搞混，這樣還能選總統、副總統或是立法委員嗎？我的女兒就不會講「中共代表中國」這類的話，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中共只不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一個人民團體而已。

所以現在我所看到第四台的新聞報導是很正確的，反而國內三家電視台的新聞報告胡亂播報，恐怕有很多記者也沒有搞清楚，把中國當成中共，中共能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嗎？我想這有問題，好比不能用中國國民黨代表台灣。今天因為你是台北市教育局局長，根據我的了解，全台北市國民中、小學、高中學生，包括教職員，他們也會跟隨政府高官稱中國為中共，台灣不敢自稱「台灣」，而說什麼「中華民國在台灣」，胡亂說一通，還搞不清楚什麼是「台灣」？什麼是「中國」？所以對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再用「駝鳥政策」了，把頭藏在沙堆裡，只把屁股翹起來，以為把頭藏起來看不到別人，就不會被槍打到。不要再有這種心態了，要光明堂皇地講，沒有什麼丟臉的地方，對不對？

上個星期六，我特別向貴局的聯絡員要歷史課本，根據編輯大意：「本書依教育部七十二年七月公布之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編輯，所有的章目大致依照部頒教材大綱之規定，每章各因史實之範界而分段。歷史共分為四冊，第一、二、三冊為本國史，第四冊是近代世界史，供高級中學第一、二學年共四學期教學。」

請問局長，中國歷史到底是本國史，還是外國史？

吳局長英璋：

現在是放在本國史中。

王議員昆和：

本國史應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你認為妥當嗎？可以老實講，對外不必負任何責任，阿扁不會把你殺頭，你放心好了。

吳局長英璋：

這點是現在教育上最困擾的地方。

王議員昆和：

大家不敢講老實話，將外國史當做是本國史，所以才造成我們沒有自己的歷史。將外國地理當做是本國地理，所以台灣很厲害，不知何時生出福建、浙江、東北九省等，說那些都是屬於中華民國的，瘋話講了一大堆，也不知羞恥，臉也不會紅，一天到晚將外國史、外國地理當成是本國史、本國地理。你認為在這種教育下，以後我們的孩子會不會說謊話？

吳局長英璋：

我們的困擾就是在這一點上，也就是王議員所說的，兩者認同不一樣，所以在教育方面也造成很多麻煩。我記得前幾天，蘇貞昌先生、傅崐成先生和其他幾位在辯論時，也提到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國家的範圍到底有多大，有的人主張依據憲法，在憲法還未修改前包含在內，所以這也是很麻煩的部分。

王議員昆和：

局長，我告訴你，李登輝已經正式宣布中華民國的行政區域僅及於金、馬、台、澎地區，總統這麼說，行政院長也是這麼說，既然如此你就正大光明通知各級學校，那些是外國地理、外國歷史，這是總統所說，有什麼不對呢？

今天是由民進黨執政，如果還是由國民黨執政，我就不會說

這些話，他們以為我在說「猶話」，其實是他們在說「猶話」，所以事情要說清楚，因為對青少年，甚至全國人民都要說清楚，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共」？什麼是「大陸」？什麼是「台灣」？今天生活在台灣，又不愛台灣，以為稱台灣是下流、卑鄙，就是二等公民，那移民去加拿大就好了，沒有人會阻止，否則去大陸也可以。

我不是和局長辯論統一或獨立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必辯論，大家心裡有數，主張統一的人有自己的理念，我們也不能反

對；主張台灣獨立的人，也有其理念和歷史背景，我們也不能反對。所以我常客觀地說，若是有人主張統一，就不需要反對主張獨立的人；主張獨立的人也沒有必要去罵主張統一的人，因為思想、理念是自由的，只要不侵犯到別人就可以，如果思想、理念不同就要被打、被殺，天底下沒有這種事，只有過去蔣家班時代才能這麼做，現在不能這麼做，這種事應該要釐清。

今天我提出這些問題，台北市在民進黨陳水扁市長執政的領導下，公務人員不論是國民黨、民進黨，還是新黨，他只求人才，不分黨派，這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對整個台北市的學生，在歷史、地理方面應該有清楚的觀念。你是教育局局長，對於我剛才說的那些話，回去後你方便轉達各級學校的校長、老師要將事實說清楚，不要再搞成一團了嗎？

吳局長英璋：

說實在話，對個人是很方便說，但是目前教材的部分是由教育部訂定。就如同王議員所說，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主張，我們應該要尊重。所以對於課本的更改，教育部若沒有整套的改變，地方政府也沒有辦法，因為到目前為止，課本仍是用教育部訂定的。

王議員昆和：

那是沒有錯。中央那群人食古不化，想要和他們說通，可能要等到拿我們的骨頭去打鼓了。所以這些理念想和他們談是很難的，今天我的意思不是要談統一、獨立，我們没有必要談論這些問題，應該要面對現實，因為政府已經宣示「中華民國在台灣」，領土是台、澎、金、馬而已，非常地明確，所以不要再把福建、新疆等地加進去稱為本國地理。過去的明朝、元朝等，也不要再當成是本國歷史。這件事不是個人理念的問題，這是政府正

式宣示台、澎、金、馬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正式的管轄，已經非常清楚，不是個人所能決定的，應該要讓國民及學生了解。

所以今天我是希望本國和外國要分清楚，不要把外國當成是本國，把外國歷史當成是本國歷史，否則以後學生的心裡就會亂七八糟，變成怪物了。譬如：護照上的出生地以前是中國，我在美國考駕照時，他問我是那裡人，我說是台灣人，可是護照上是寫 CHINA，我說 CHINA 是 CHINA，台灣是台灣，所以他就不搞不清楚。不論美、英、法那一個國家的人，護照上寫的就是出生地，代表他是那個地方的人。今天你是教育局局長，對學生、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很大，如果你是為了釐清本國、外國而下台，我覺得是很光榮，你不一定當教育局長，當了局長也不見得好過。所以我覺得這個時代的公務員很可憐，來到議會被議員亂罵，不知道罵什麼意思，一點尊重也沒有。

我再簡單講個故事讓局長回憶一下，在你上任沒多久我會告訴你有關美國的故事。我有個朋友在美國，他的老婆和媽媽一起在 SHOPPING CENTER 散步，看到前方有個美國女人長得非常胖，她們就在背後批評她，剛說完不久，在美國讀書的兩個小孩就向她們抗議，怎麼可以恥笑別人胖呢？她很胖心中已經很難過了，或許她是有病，怎麼可以在背後恥笑人家呢？聽了小孩子的話後，我的朋友的整個觀念改變，我聽了這個故事，從此以後我不再稱她們是「番婆」。這是一個先進國家教育成功的一面，最基本就是要尊重他人，才能尊重自己。教育是公平、合理的，不能把任何人當成是壞人，要先尊重別人，包括殘障同胞。台北市的無障礙空間十幾年前就是由我開始推動，一直到現在還做得不好，為了讓殘障同胞也能和平常人一樣，坐著輪椅在街上來去，這是多年來我所努力的。

今天的教育政策，受到過去四、五十年來的扭曲，造成現在台灣笑人家窮，怨人家富，全都往壞的一面想。台灣社會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這些，我一再地相信台灣未來的經濟、政治已經沒有問題，最嚴重的是人與人相處的問題，會不會互相尊重。在社會上，人與人不能互相尊重，就會產生仇恨，也就不能互相照顧，台灣的社會現在已經變成這樣了！為了建立青少年正常的心理，教育要從多方面著手，要一步步來，不能急的。就像今天我所講本國和外國的歷史、地理要分清楚，中共不能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不是中國，中國國民黨不能代表台灣，這些都要搞清楚，新聞報導也是如此。

在這裡我拜託局長，教育是良心的事業，你不做當成是耳邊風也可以，把議員當作是「狗吠火車」也無所謂，這是一種良知。今天身為一個公務人員，要以良知來行政，除了依法行政外，還有良知行政，尤其是教育單位的同仁，應本著良知把事情說清楚。或許以後能統一大陸，到時再談中國也不晚，這不是不可能的事，世界歷史本來就是分分合合，這不是做不到的事，希望局長在這方面能憑著良心來做。

林議員瑞圖：

吳局長英璋：局長，你是生長在台北市吧！台北市的道路你都認識嗎？

我不敢這麼說。

林議員瑞圖：

如果你到北投區的某一條街道，是不是要先看一下地圖？台北市各地有那些名勝你都清楚嗎？

吳局長英璋：

若不是很新的地區，有些舊的我都知道。

林議員瑞圖：

北投溫泉最有名的在那裡？

吳局長英璋：

名字我不記得了，以前我和父親常去。

林議員瑞圖：

我是北投區選出來的議員，所以我知道最有名的是「六窟」。再問你，木柵出產什麼東西？除了茶之外，還有桶柑、土雞，

這些都是木柵的名產。那你知道高雄釋迦是那一個地區出產最有名？是高雄縣的燕巢。然而民國七十二年由教育部編訂的地理，卻和現實環境相差很多，我拿著課本到上海、北京，真的是搞不懂那邊的鐵路，簡直是面目全非，根本不知道要怎樣搭乘，所以讀這些地理根本就沒有用。

請羅文嘉處長。你會陪陳水扁市長跑遍全國助講，也需要看地圖找路吧！官員有機會去接觸，卻都還不一定能了解台灣道路及鐵公路的分佈狀況，有省一道、國道等通通都有。有關介紹台灣的地理課程總共有幾個章節？

吳局長英璋：

國中部分有六課。

林議員瑞圖：

羅處長，我想你也常看CNN和BBC的新聞報導，他們就是稱台灣為「台灣」。中天電視台也是稱台灣報導。到底現在我們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所以今日王昆和議員所問的題目的確值得省思。說實在話，拿著民國七十二年編訂的地理課本就可以通行了嗎？上面寫從香港搭乘粵九鐵路到廣州，再轉什麼鐵路就可以到北京，我相信現在去搭乘，不但到不了北京，可能還在廣州，簡直是寸步難行了。這種情況我們有沒有辦法改善？

再來我問你們幾個比較有趣味的問題——台北市會成爲曼谷嗎？現在台北市和曼谷的交通差不多了，所以交通變成曼谷。治安方面，自從吃案被揭發後，比曼谷警方的破案率還低，治安也變成曼谷了。社會方面也變成曼谷。你到過曼谷嗎？在場有那些官員到過曼谷？那請副局長上來。你到過曼谷，知不知道有人妖，色情也很泛濫。

教育局李副局長錫津：

我去過曼谷，沒去看過那些東西。

林議員瑞圖：

去過曼谷的人都知道曼谷的女孩子最便宜，曼谷女孩子賣淫是全世界有名的，有人統計是排名第一，人妖也最鼎盛。中國時報上有一篇專門的報導，高雄市會抓到男扮女的人妖，台北市難道沒有嗎？中山分局也有抓到在CLUB上班的，廣慈博愛院現在還有一個午夜牛郎不知如何收容。

我手上現有幾個隨便找找就有的案例，可以看看台灣現在的青少年變成怎麼樣。

第一個：某國立大學三年級蔡姓學生想當「午夜牛郎」。你們有看過這個新聞吧！為什麼？因爲好賺啊！後來他被一個十七歲的小孩搶劫，這才是離譜的事。一個十七歲的小孩叫大學三年級的學生陪坐，因爲這個十七歲的少年有同性戀的傾向。

第二個：十二歲的國小女生下海當酒店的「公關公主」。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有，如果局長不知道，我也沒辦法了，這是由中山分局抓到的。

第三個：大安分局於今（八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抓到十個十七歲的少年飛車搶劫，其中有七個是在學學生。這件事你應該也知道吧！

第四個：台北市有一位詹姓學生，夥同男友共謀綁架勒索她的父親十萬元。報紙上都曾報導過。

第五個：八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士林分局捕獲兩位十七歲的潘姓、陳姓少女，連續飛車搶劫。這你也知道吧！是十七歲的悲哀，迷你裙的迷思，刊登在聯合晚報上。

第六個：擁有碩士學位的父母，女兒卻下海陪酒，由中山分局捕獲。這點你知道吧！報紙上也登得很大。

第七個：爲了一千元，陳姓少女夥同一群少女將林姓少女下體打破，用撞球桿戳破了。報紙上也有刊登。

第八個：十七歲的少男充當「午夜牛郎」，被警方逮獲在飯店賣淫，連續四次尚不知悔改，因可月入三十多萬元。昨天報紙上還刊登一則：從高雄來到台北的女子，叫一個「午夜牛郎」陪宿一夜花了六十萬新台幣，你知道這名男子幾歲？就讀那一所學校？是某市立高中，我不能說出名字，是在前三志願，以六十萬元買他的初夜權。

第九個：少年飆車事件。大家都知道，你也要承認啦！

第十個：在學學生在校外毆打老師事件，案例已達兩百多件。

第十一個：十六歲的少年身上有五把鎗，這是由高雄市警局破獲。

局長，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我也會問過你，你認爲台北市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有什麼怪現象？你的回答都是很「官方」的話語。說實在地，想改變整個教育生態是不簡單的事。台北市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局長，你要怎麼辦？

吳局長英璋：

我想可能不只是台北市的問題。

林議員瑞圖：

你是主管高職，也是犯罪最多的地方。二科科長，你認爲如何？我知道你也是很痛心。我只是舉幾個例子，要統統說出來也說不完。不回答？讓它去就算了。

因爲你是台北市的教育局長，把台北市整頓好，不要變成曼谷就好，我的希望是這樣而已。台北市的治安、交通、教育都變成曼谷了，青少年的犯罪形態也變成曼谷了，爲什麼我要和曼谷比？因爲曼谷被評定爲全世界販毒最大的城市。局長，你要怎麼辦？

吳局長英璋：

就像林議員所指出的問題，最重要的一項是人性已經不再向好的方面發展。

林議員瑞圖：

你看到這些報導的想法呢？

吳局長英璋：

很糟糕。

林議員瑞圖：

就只有很糟糕而已？一科科長，你認爲如何？視而不見嗎？以前我問過一個官員，他說這些只是個案而已。

教育局第一科賴科長明伸：

我覺得很痛心。

林議員瑞圖：

你們要怎麼改？不能一個說無奈，一個說痛心，無奈加上痛心就讓它因此完蛋嗎？

賴科長明伸：

所以我們現在在規劃加強輔導青少年。

林議員瑞圖：

吳局長英璋：

這種狀況一定是長期累積的結果。

林議員瑞圖：

現在你要告訴我如何根治？

吳局長英璋：

現在要導正，從頭開始辦好教育。

林議員瑞圖：

請軍訓室主任，你是主管輔導方面的工作，你認為如何？

教育局軍訓室郭主任雲龍：

我覺得要從教育著手。

林議員瑞圖：

我知道要從教育著手，我也會喊這種口號，要怎麼辦你告訴我。我也會建議成立「少男少女中途之家」，不要讓他們進觀護所，由我們重新整頓及教育，國外都是這麼做，只有台灣沒做。

你是軍訓室主任，你認為要怎麼做才能改變社會形態，不要再有「迷失的十七歲」了！以前唱「十八姑娘一朵花」，現在是「十二姑娘一朵花」了，難道要變成這個樣子嗎？

吳局長英璋：

有關中途之家，在民國六十七、八年就成立了。

林議員瑞圖：

那都是騙人的。本小組還會再告訴你有關觀護的事。

吳局長英璋：

我也曾在觀護所待過一整年的時間。

林議員瑞圖：

根本沒有用啊！唯有成立少年輔導學校，這不是觀護所，是要給他「知」的教育，所以我建議一旦有少年犯罪，父母親其中

一人也要來陪他上課，現在英、法、德等國家都已經這樣做了，我也是學習人家。

吳局長英璋：

我知道你對這方面非常重視，我本身也很重視這個問題，因此……。

林議員瑞圖：

我知道現在叫你成立也沒有辦法，若是你有心要做，我願意發動關渡平原的地主提供土地，以公告現值不要加成賣給你，我有辦法這樣做。士林焚化爐就設在我家的十甲土地上，你可以去問看看啊！

吳局長英璋：

現在的少年已經出現這樣的問題，難道家庭沒有責任嗎？

林議員瑞圖：

學校沒有責任嗎？剛才王議員所講的教科書沒有責任嗎？那你要告訴我們如何分擔責任啊！家庭也不能把責任推給學校，畢竟學校一天只能教育八個小時，其餘的十六個小時要將學生放出去呀！

吳局長英璋：

有好幾個方面都要處理。

林議員瑞圖：

我現在不是怪教育單位，也不是怪軍訓、輔導做不好，整個教育的大環境要有連環性，要從每個方面著手，今天教育局做教育局的事，警察局管警察局的事，社會局做自己的事，根本就不管事了，你們都沒有交集點，你到底要怎麼辦？

在這裡我很公正的講一句話，國民黨施政無能，造成七十四

年和八十四年犯罪率相對提升，比較數字已相差達八倍之多，破案率降低到三分之一，這個國民黨要負最大責任，但民進黨難道都沒有責任嗎？民進黨的責任在那裡？解除戒嚴，開放民主，這是很了不起的功績，但是在「政治掛帥」的社會，卻忽視教育的一環。最近幾乎每年要辦選舉，去年選議員，今年選立委，明年就是總統大選，之後又有縣市長的選舉，現在新聞媒體幾乎每天都談到選舉，那有真正談到教育呢？青少年心想犯罪頂多關一下就出來了，沒什麼大不了的。

所以從民國七十六年到八十三年度，十八歲以下的台北市在學學生犯罪共有三萬九千九百九十四人，這是警方有捉到的資料，沒有被捉到的不知還有多少！

少年入觀護所在八十年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人，八十一年有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二人，八十二年有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八人，八十三年有一萬六千四百五十四人，八十四年有一萬七千零一十五人。這些並不是我假造的資料，而是法務部提供給我的公文。你也會待過法務部，你認為有效嗎？根本沒效，其中在學學生佔了百分之五十二，譬如：八十四年度有一萬七千零一十五人，其中有八千多人是在學學生入觀護所。局長，你認為要怎麼辦？所以我一直催促你們要成立少年輔導學校，這和少年觀護所的管制不同，家長也要自費參加，陪著學生住在那裡讀書，才有辦法根本解決。在國外小孩子犯了罪，父母親一個星期中至少要有三天來陪伴，這樣才有效！你在觀護所碰到的是什麼？

吳局長英璋：

是從十一到十八歲的累犯。

林議員瑞圖：

負責管教的都是管理員，用打罵來教育，有沒有用呢？沒有

用的，要告訴他們做人的道理才對。今天你回答我沒有辦法建立人格教育，這是你回答我的。你說第一點，升學主義下教育目標的扭曲導致教育不正常，健全人格制度受到疏忽。我很仔細在看公文，總共列了七條，都可以背給你聽了。你對觀護所的看法如何？

吳局長英璋：

我知道你的重點是放在行為偏差較厲害的一群，我們的回答是針對全部。

林議員瑞圖：

但今天如果能結合家庭、學校和大環境的教育，對品行有所偏差的學生的父母也一起叫過來，難道有監護權的人不需要負責任嗎？以前林局長時代我就提過，三科科長、連絡員都很資深，一定知道這件事。我有說過少年輔導學校要儘速成立，環境幽雅，又有住宿，讓他們在那個環境生活，又有家長的陪同結合在一起，可能他是缺少「愛」，才會造成如此。我的質詢可能會讓你們以為是在故意刁難，可是要止本清源，就要從這裡來著手。你到過觀護所應該知道，到那裡是愈學愈壞。

吳局長英璋：

對！他們是稱為「上大學」。

林議員瑞圖：

他們告訴你要如何殺人，用報紙貼著玻璃打破才不會有聲音，一個教一個，技術是越教越高明，這不是觀護所應該有的。每年台北市要送一萬多個子弟到那裡，那太開玩笑了！局長，你至少要負起百分之五十的責任，家庭也要負百分之五十的責任，這是共同的責任。

今天犯罪問題已經這麼嚴重了，再來還有台北市警察局查獲

少男、少女妨礙風化案，八十年是二千二百三十二件，八十一年是四千一百二十二件，八十二年是四千三百五十七件，八十三年是五千七百一十五件，八四年是七千二百一十七件。局長，你的是的車子有沒有被貼過什麼美麗少女成群穿著三點式的廣告？全台北市大概每個區都有，警察來臨檢就按鈴通告十八歲以下的少女趕快離開，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午夜牛郎」在廣慈博愛院，還不知要如何處理。我本身是台北市離妓救援大隊的大隊長，你可以問陳菊局長，去年我們從妓女戶救出多少個離妓？大概有七十四個，我們要冒多少風險呢！但是為什麼離妓被救出去又回去重操舊業呢？因為價值觀已經變了。

談到這裡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很想改革的人，但是今天教育出了這麼多的問題，你說因為學校有放牛班，很多學生認為沒有補習就沒有所希望，而忽略人格教育等問題。再來談九年國教，你認為成功嗎？

吳局長英璋：

階段性的功能是有，但是目前……

林議員瑞圖：

階段性的功能我肯定，總體來論成功嗎？

吳局長英璋：

這句話非常難回答，如果從現在青少年、社會等問題回過頭去看，很多人都認為當初教育的改變並不成功，我必須強調，在

這個階段社會所發生的變化還蠻多的，在中央研究院所作的調查報告可以看得出來。我覺得你剛才講的那一點非常重要，就是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對整個社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林議員瑞圖：

講到社會價值觀的問題我打斷一下。高雄市有個拆船大王的

老婆拿著槍去花蓮押一個「午夜牛郎」，因造船大王的老婆買下這個「午夜牛郎」，代價是一台保時捷的車子約八百多萬元，叫他要陪她遊玩三天，給這個拆船大王的老婆知道後，馬上叫「兄弟」去押他回來，她說她願意出一部勞斯萊斯的車子約一千多萬元，只要陪她住三天。據報導這個「午夜牛郎」是中山大學的大學生，每天可以輪流開保時捷和勞斯萊斯的車子上學，那今天的社會到底是變成什麼了？大學生也是想在床上一躺，有得「吃」，又有錢可拿，今天教育的銜接是出了什麼問題？從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的銜接教育，到底問題是出在那裡？

今天我很語重心長地請問局長，眼看這麼多案例，現在「午夜牛郎」也有扮女裝的，男的也賺，女的也賺，大家都來賺，那台北市不就成了曼谷嗎？難道以後要說台灣產業已經外移，只剩下娛樂事業，乾脆把教育局改成教育娛樂局，從此改教如何穿迷你裙、內衣褲等等，或是怎麼樣才會迷人，才能賺外匯，是不是這樣子呢？

吳局長英璋：

當然不是。

林議員瑞圖：

這也不是我樂意見到的，但是今天的教育從課本到現在出了什麼問題？局長，你可以講一下，大家來討論嘛！

吳局長英璋：

我覺得你把問題分析得很清楚，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是不是從這方面來看，你所提的並不祇是學校教育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教育的問題。

林議員瑞圖：

我是建議你在全國最高的教育主管會議上，呼籲全國各縣市

一定要發展少年輔導學校，取代觀護所，對少年輔導學校最重要的一點要求是結合學校和家庭教育，學生的行為有偏差，家長一個星期至少要陪同住宿三天以上，從這方面開始感化，師資也要提高，而且是由一個老師帶領三個學生，像德國、日本等及歐洲各國都已經這樣實施。另一方面也要從課本著手，剛才王昆和議員問這個問題，你回答是由中央所管，這是沒錯，但是如果忽視了，也應該整個移到書本教育上，來澈底改變它。現在有幾個學生可以講出二十四孝、三十六孝？我看他們連四維八德都不懂。這是很語重心長的事，我真的很不希望看到台北市什麼都變成和曼谷一樣，好不好？

吳局長英璋：

謝謝你。

康議員水木：

剛才是由王議員和林議員談到一些課本上不實際的東西，在好幾年前由吳伯雄擔任市長時，有次總質詢我拿了兩個地圖問他是什麼，他回答一張是中國，另外缺少一角的那張也是中國，缺的那一個地方是蒙古。聽到這種回答我心裡很難過，當一個官派市長不敢面對現實，明明是一件他比我還清楚的事，他還是強調那是中國，缺了一角還是中國，這是教育不實的事給我們的小孩。

今天中午我看到新聞報導，聯合國中有一個黑人國家國王發言，他說在神聖、有歷史的場合（聯合國大會），我還是很慎重地提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應該加入聯合國。和我們有邦交的國家要支持我們進入聯合國，還是強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是指整個中國，若是指中國，台灣就不用加入聯合國了，因為大家都強調中國只有一個，表示台灣和中國是兩回事。

以大陸妹、大陸勞工來台被捉到是稱為「偷渡」，如果是同一個國家，又怎會有偷渡呢！只有兩個不同的國家才會有偷渡。今天的新聞報導也有提到「走私」，從大陸走私一千多萬元的酒來判斷——大陸妹、大陸勞工來台灣是偷渡；大陸的酒、藥等東西來台灣是走私，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不應該騙小孩子說那是我們的領土，我們的國家。總統府也是我們的家，只是沒有去住，也是我們的財產，這些都是同樣的意思，明明不是我們的東西，卻告訴小孩子那是我們的，只是我們不曉得去住而已。這種教育讓小孩子小時候以為那是我們的，等到稍為懂事後，又看到報上說大陸偷渡客來台，奇怪在同一個國家怎麼會用偷渡呢？課本上說是我們的國家，同胞來台灣怎麼是偷渡？從我們國家來的東西怎麼是走私呢？因此產生很多疑慮。所以站在你是台北市教育局長的立場，如果有機會要向中央反映，教育應該是把真實的事教給小孩，不能說假話。就像家中沒錢就是沒錢，不能爲了愛面子就告訴小孩子家中有好幾億的財產，總統府也是我們的，只是沒有去住而已，家長不能這麼做，一定要老實的告訴小孩，教育才會成功。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沒有任何爭論，這是摸得到、看得到的事實，希望要實實在在地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中共也一再地聲明不放棄以武力犯台，假設有一天真的發動戰爭，很多的鐵公路和課本上都不同，院轄市的名稱也改了，那該怎麼辦呢？軍隊一聲令下從那裡登陸，可是卻找不到那個地方，叫他去北投，卻跑到南投去，又怎麼能反攻大陸呢？這真是笑死人的事。

站在教育的立場，我們要真實地告訴下一代領土就是在這裡

，所熱愛的也就是這塊土地，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另外，剛才林議員曾提到有關台北市的色情問題，這已經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當然這不祇是教育的問題，家庭、社會都要負責，因為社會風氣敗壞，使小孩子認為有錢是最好的。我們因為應酬常出入這些場所，有些大學生或是夜間部的學生為了要提高身分，有別於平常人，他寧願告訴你是某校學生，甚至拿學生證給你看，來證明他是比較特殊的，所以他「賣」比較多錢，想和他出去就要付多一點錢。有些百貨公司的售貨小姐也是如此，提高她的身分和價錢。現在演變成這種地步，以前的人去「上班」是偷偷摸摸怕被知道，還知道羞恥，現在的社會就不是如此了，只要有錢賺什麼都不要緊，甚至用學生證證明是學生，以此抬高價錢，用這種手段來賺更多的錢。因此有的老闆還會特別地介紹店裡有某校的大學生，那個學生也是很自然地又不知道羞恥。已經演變到這種程度，我們不是責備教育局，而且這也不是一、兩天能造成的，家庭、社會都要負起這個責任。

站在教育的立場，儘量教學生不要只想如何多賺點錢去享樂，要專心讀書不能眼中只有錢，才能教化他們走向正途。我想這是很大的教育問題，教育局多少要擔負點責任，每個家庭和全體社會都要共同來負擔這個責任，才能將我們的小孩導向正途，領導他們做那種行業是件羞恥的事，而且會喪失人格，讓他們有這種觀念，社會才會改變風氣。

有關餐盒的問題，最近民進黨同仁曾質詢過，我再補充一些。前些日子發生的中毒事件，最重要的是台北縣的業者將餐盒送到台北市來賣，因此台北市衛生局沒有權力去工廠檢查，只有等到中毒事件發生才能補救，但也只有台北市政府行文到台北縣政府請他們去處理，到底台北縣政府如何處理，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也管不著。因此我建議學校訂購餐盒，應該向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登記有案，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公會會員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完稅證明，以及經衛生行政機構（衛生局）評定乙等以上之廠商訂購。因為沒有指定為台北市的會員，衛生局無法去檢查，就像台北縣的廠商衛生局管不著，是否合乎衛生市政府也無法管，有沒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也不清楚，沒有一項管得到的結果是台北市的學童中毒，而錢全讓他們賺走，我們也無法去追究責任，只能請台北縣政府去處理，結果如何又是另外一回事，要撤銷工廠的登記也已經太遲了。所以建議教育局要找合乎前面我所說的規定的廠商，衛生局也要隨時去抽查，看看中央廚房是否合乎衛生規定。上次的中毒事件是因為東西冷凍太久才產生細菌，衛生局要不定期的去抽查，若發生問題要有所處罰，才能使廠商注意衛生。

現在任由廠商送餐盒給小朋友吃，我們又不能去檢查，結果造成中毒事件，又無法追究責任，這是非常冤枉的事。市政府無法追究責任和要求賠償，只能透過台北縣政府，即使要賠償也來不及了，還好沒有人因此而死去，若真的出了人命那該怎麼辦呢？所以依照上述我的建議，廠商要設廠在台北市政府所管轄的範圍內，才能提供學童的餐盒，市政府隨時可以去抽查，才能減少中毒的危險，因為台北市學童每日所吃的餐盒太多了，將近有二十萬個，萬一發生重大事件就不得了。

我們並沒有圖利特定對象，凡是符合剛才我所說的標準，工廠和公司只要設籍在台北市就可以承包，學校要挑選那一家都可以。如此一來，才能防止這個問題再度發生，事後的賠償已經來不及了。希望局長能研究一下，是否可做這種硬性規定，公司或工廠一定要登記在台北市，負責人戶籍不在台北市沒關係，因此

衛生局才能去檢查。這一點我是爲了學童的健康而建議，請局長回去研究一下。

吳局長英璋：

謝謝！

林議員瑞圖：

剛才我一直在強調少年輔導學校，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推動，報紙上也常提到少女的犯罪問題，從民國七十四年的一百七十四人，到現在是六百零一人，激增達百分之三百五十。剛才我和蔣乃辛議員談論，有次在我家附近學校的學生向我招手，我以為她認得我是議員而向我打招呼，結果她說：林議員要來嗎？你算三千元就好了。她居然這樣問我！難道社會已經變態到這種地步，她說要打六折算我三千元。又不能瞞她，否則她就找一群少女來圍毆你，甚至還帶著刀子來。局長，你認爲少年輔導學校在任內有沒有辦法成立？以前林局長答應我，如果黃大洲競選成功，絕對在兩年內要成立少年輔導學校，現在林局長不見了，少年輔導學校也沒有了，這是前局長答應我的事，那你呢？這可以代替觀護所。

吳局長英璋：

這不是件頂容易的事，我在美國的甘迺迪角也作過研究，美國的甘迺迪角是第一個開始設……。

林議員瑞圖：

你應該向都發局爭取，在關渡平原設自然公園有用嗎？自然公園應該配合少年輔導學校設立，大概成立一所可以容納一千人左右的學校，現在是徵收四、五百公頃的土地，應該把自然公園和少年輔導學校統統合併在一起，你可以和羅文嘉講一下，他是直通市長的，這樣做的話是功德一件。

吳局長英璋：

沒有錯，問題是如何設立。

林議員瑞圖：

我可以把一些資料送給你參考，國外的少年輔導學校做得很人性化，樹木、鳥等很多很漂亮，連家長去那邊住也像在渡假一樣。羅處長，你回去後趕快和陳市長講一下，這是一種功德。剛才我提到這麼多的問題，從法務部、法院、觀護所、警察局、社會局，我統統親自去跑，這些質詢稿都是我親筆所寫，這只是單指台北市而言，若包括全省就更不得了，將來誰也不敢出門。所以你告訴我，少年輔導學校和自然公園有沒有辦法合併成立？

吳局長英璋：

是的，我來向市長報告。

林議員瑞圖：

「鳥用」？爲了看一、兩百隻鳥，難道不能順便解救一、兩千位青少年的前途嗎？教育局可以照這種模式發展，用人格化來教育，將來也可以當示範學校，台灣省不能做，台北市先來做嘛！我可以自願當義工，不用領錢的，也可以提供英、德國的資料。

吳局長英璋：

謝謝！

康議員水木：

像林議員所說的少年輔導學校是一種創新，歷任市長沒有人可以做到，我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想，若有機會和陳市長研究一下，先成立一個籌備研究會，初步有個雛形，大家共同來討論可行性及評估績效，如果在你任內可以完成，這是一個創新。

請軍訓室主任。上次我在教育委員會會提到，學校教官這個

名稱似乎不太好，因為除了軍隊中，沒有單位以「官」稱呼，「教官」聽起來好像是專門在教訓人的官，聽起來就怪怪的。我記得曾在報上看到，陳市長在某個會議上表示，「教官」這個名稱不太適合，希望能更改一下。到現在為止，你們有沒有研究過「教官」這個名稱，要改成什麼比較恰當？

郭主任雲龍：

我到教育局報到後，原代理的督學會把這個問題告訴我，我了解之後也向長官報告，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研究辦理，現在一時之間還未做到。今天我正式又聽到康議員提這個問題，過兩天我還會再向長官報告。

康議員水木：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談過這個問題。

郭主任雲龍：

我們可以談，「教官」這個名詞如果改一下大家都能接受，那也蠻好的，我個人是這麼想。所以我也曾經把這個意見報告長官，他表示可以找個時間大家集思廣益，甚至這個問題還要……

康議員水木：

因為時代在變，現在是民主國家。以前我當兵時，軍隊中有指導員，後來改為輔導員（長），指導和輔導兩者就完全不同，指導好像是專門在指示人家，是聖人；輔導就不一樣，不管有什麼缺失、過錯，以比較年長、比較有經驗的立場來輔導。軍隊中的名稱都可以改，何況是學校呢？所以一聽到「教官」，就覺得好像是專門在教訓人，聽到就怕怕，可以用較柔性的名稱，教官的身分也不一定就是凶巴巴的啊！可以改變為較易接近學生，學生有些問題不敢跟父母親講，看到和藹可親的教官，就可以跟教

官講一些不輕易說出口的話，這種輔導對學校的學生應該是正面的，而且在民主國家中，除了軍隊外，市政府單位怎麼會有「教官」？那市長不就變成「市長官」，教育局長就變成「教育局長官」了！我認為真的是不太適合。這雖然不是什麼大事，但在民主國家中有這種名稱，我認為是不太恰當，而且會讓學生認為那就是專門在教訓學生的人，學生和教官之間就會有距離而無法拉近。

希望教育局能研究一下，可以採用軍隊中的「什麼長」，或是用更柔性的名稱。在下個會期，望能聽到有更好的名稱，請你們召集一些高級幹部研究一下，訂定一個更柔性的名稱，好不好？謝謝你！

林議員瑞圖：

對不起，時間只利下一分多鐘。我還是要一直催促成立少年輔導學校，為什麼呢？因為我一直很重視少年輔導教育，你也曾在少年觀護所待過，當然你不是被關，而是做輔導工作，這一點要說清楚，不要讓人家誤解。你也知道從裡面出來的學生是怎麼樣，回到學校都當王，把整個學校的風氣帶壞。因此請你認真地考慮設立少年輔導學校，羅處長，你是陳水扁的最大愛將，這也是陳水扁的一個功績，如果能結合自然公園和少年輔導學校，這是一種開放性設計，讓別人也可以參觀的，但是要保留一部分不能讓人家進去，這是為特別惡劣的學生進行特殊教育的地方。這一點可不可以特別跟陳市長建議一下？

羅處長文嘉：

我會很完整地把林議員所提的意見，及要借給教育局長的資料，轉給市長了解。

我們可以來開個研究會，看看如何解決少年問題。今天你辦個飄舞活動，有很多人來參加沒錯，但得到的實際效果是什麼？

所以我希望能朝這個目標大家共同來做，當初黃大洲曾答應我，若能當選兩年後絕對要籌備完成，不更說換了陳水扁市長，就沒法子做到。如此一來，至少能解救台北市一、兩千位的青少年。

今天我沒有時間談到販毒、吸毒的事，若再談下去就更多了。希望兩位局處長向陳水扁市長報告一下，這是一項創舉，搞不好是亞洲第一。謝謝！

主席（蔣議員乃辛）：

第六組的質詢時間結束，謝謝第六組同仁！第七組的質詢時間改到明天（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時開始，第八組的質詢還是按照原訂時間，從下午二時五十分開始。不過，第八組的質詢還是按照原訂時間，從下午二時五十分開始。不過，第八組要的資料已經過一個星期還未送來，如果明天質詢時資料還未送到，第八組的質詢時間就順延，一直到教育局把資料送到才開始。散會！

、鄧家基議員等三位，時間共計八十一分鐘，現在請開始。
許議員淵國：

主席、各位市府的同仁大家午安，先請吳局長。局長，在上個會期，我們基本上溝通都非常好，因為我們都不會所謂的實問虛答，也很希望這個會期秉著我們彼此之間有良性的互動，繼續來實問實答。在上個會期本席曾經提到有關於教育要往下紮根，幼兒教育準義務化這個問題，我想這次我還是繼續跟你探討這樣的一個問題。我想今天的重點不祇是一個所謂的準義務化公立幼稚園的問題；我們也希望同時能夠為我們私立幼稚園請命一番。

因為事實上，私立幼稚園對於我們幼教的貢獻也是非常的大。但是我們整個社會，還有我們教育單位，對於私立幼稚園的對待，卻不盡公平。上個會期提到的基本上有五個問題，第一個是怎麼樣規劃準義務教育和提升幼教股為幼教科的問題。第二個是公立幼稚園怎麼樣能夠逐年增班的問題。第三個問題是積極輔導私立幼稚園立案，檢討私立幼稚園立案的困難並訂定解決的辦法。第四個是所謂公私立幼稚園師資的問題。第五就是私立幼稚園的收費問題要能夠反應成本而且要讓他合理化。第六點就是協調社會局，怎麼樣來整合幼教與幼保的業務，以便於能夠統一事權，不要到時候有一些灰色的地帶，托兒所他也辦幼稚園的教育，結果社會局也查不到也管不到，教育局去管的時候，他說：「對不起」我是托兒所，我是向社會局立案的，那麼這樣的一個問題，使得我們整個幼教的品質和托育的品質非常的混亂。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我們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代價是相當的高。那麼第一個問題我們先從逐年增班來探討，就我所知，上個會期質詢完了以後，教育局也非常努力的在朝著增班方面在努力，我所知道下個年

教育部門質詢第七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質詢對象：教育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林美倫 許淵國 鄭家基 計三位

時間八十一分鐘

速記：李麗文

一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主席（謝議員英美）：

吳局長、教育局列席的各位官員、議會的同仁，今天繼續進行教育部門第七組的質詢，質詢議員有林美倫議員、許淵國議員